



云梦睡虎地秦简

2024年4月15日,参观者在云梦县博物馆睡虎地秦简展厅参观。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摄

从简牍读懂中国

近日,湖北省博物馆公布了云梦睡虎地秦简主人——“喜”的3D复原像。

一位秦代的刀笔小吏为何能有如此“待遇”?因为他长眠的墓穴里随葬的千余枚竹简,让身处现代的人们了解了2000多年前的生活。那一枚枚竹简上,虽寥寥数字,却生动、丰满,充满魅力。

简牍,为数千年前中华文明的繁荣兴盛、中外文明的交流融合,提供了丰富的实物佐证,也让人们从另一个独特视角窥见历史的细节。透过已发现的超过30万枚简牍,一个个真实、鲜活的历史故事,跨越千年,跃然眼前。

今年4月23日是第29个世界读书日,让我们循着中华文明发展传承的脉络,一起阅读简牍,阅读历史。

简牍承载跨越千年的历史

从先秦到魏晋,长达一两千年的时间里,中华先民的文明创造和积累大多由简牍记录并传承。翻阅简牍,如同打开了古代的“百科全书”——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民族交流、津关制度和文书制度……包罗万象,应有尽有。

“一方面,简牍与传世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实证历史;另一方面,简牍的独特优势无与伦比——很多内容是传世文献未能尽数展现的。”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简帛研究中心主任陈伟说。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春龙始终难忘2002年6月的那个雨天。在湘西里耶古城遗址的一口古井内,考古人员发现了一枚带有文字的竹简——秦简。随着秦简陆续出土,张春龙不停地忙于释读和研究。

里耶一号井共出土3.6万余枚秦简,字数约20万,主要是秦统一六国的前一年到秦灭亡的前一年间,洞庭郡迁陵县的政府文书档案。从人口、物产、赋税到邮递、司法、医药等,涵盖了当时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这被视为继兵马俑之后秦代考古的又一重要发现。

作为第一手的出土文献材料,简牍具有重要的补史、证史和纠史作用。张春龙举例说,据一些文献记载,秦始皇完成大一统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其中并无“洞庭郡”。而这里的记载,恰恰证实了在秦始皇统治时期,就已设有“洞庭郡”。

绵亘万里的古丝绸之路是文明交汇的重要通道,甘肃目前出土简牍6万余枚,其中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两枚“里程简”,意义尤为重大:一枚记录了从长安出发西至张掖郡的20个驿置名称及相互之间的里程,另一枚记录了汉代河西四郡的驿置道路里程。两者共同勾勒出丝绸之路东段路线图,证实了古丝绸之路的存在及具体走向。

“简牍的只言片语承载了真实过往。”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朱建军说。

“传统史籍中,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很少受到关注,得以载录。我们看到的零星零散而有限的内容,主要是来自对名臣贵士的往昔岁月交代,而且多有程式化的描述。大量简牍的重见天日,为社会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特别对普通民众、基层吏员的日常生活、所思所念,有难得而真切呈现。”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孙闻博说。

在秦代,基层官员在食堂吃饭要“刷卡”,以打叉或画圈标记;一名叫“弘”的汉代小吏在悬泉置工作了近20年,一笔笔清楚地记录下他经手的每一批丝路使团的来往接待;公元22年的某一天,汉代肩水金关的27名官吏用“AA制”分摊了朝廷派来慰问的使者接待费用,每人均摊55钱……

“竹木无言,文字有意。简牍,勾勒出历史的‘大事件’和‘小细节’,让泱泱中华文明更加真切、鲜活。”

简牍蕴藏中华文脉密码

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古老文明,绵延数千年而不绝,文字记录功不可没,简牍的作用极其重要。

“如同先秦时期一个微缩的图书馆。”专家这样评价湖北荆门郭店楚简发现的价值。郭店楚简涉及《老子》《太一生水》等先秦道家文献和《五行》等早期儒家著述,所记载的16篇古籍,有13篇为存世孤本。《太一生水》等篇章均为首次面世,被誉为“改写中国思想史”的“神州第一书”。

山东银雀山汉墓的《孙子兵法》,甘肃武威《仪礼》,敦煌、居延《仓颉篇》《急就篇》……记录在简册上的名篇著作,代代流传。

秦律是中华法系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古典文献中只留下一些不成体系的片段记载。1975年,秦吏“喜”的墓地被发现,改善了这一局面。

“喜”的墓中没有值钱的陪葬品,而是层层叠压的竹简,以及书写、修改文字使用的毛笔、铜削。

1155枚竹简、4万余字,在这些“喜”生前摘抄、记录的“工作笔记”中,有《秦律十八种》《法律答问》《为吏之道》等大量细密详备的律令简牍,其中《秦律十八种》包括土地耕作和农业生产相关的《田律》,货币、财物相关的《金布律》,驿传供给伙食相关的《传食律》等。

孙闻博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秦法代表理性行政的源头,对后世2000多年影响深远。”

智慧浪漫的楚国人热爱音乐,几十年来楚地考古发现大量钟、鼓、磬、琴、瑟等乐器,以及描绘乐舞场景的纹饰图案,但是一直未见乐谱。2021年,考古工作者在荆州王家嘴的楚墓中发现3200余枚战国简牍,其中160枚包含音乐符号。这些曾被命名为《乐谱》的简牍,使人们有望聆听到2000多年前的妙音。

简牍,既映射传世文籍所记载的文明光辉,也填补了传统史籍未能尽数展现的文明缝隙。

简牍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随着科技发展,越来越多的简牍得以修复,不断实证中华文明的有序传承和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

“西北出土的汉简记载了大量汉代西域管理、丝路往来、典籍西传的细节,凸显了不同民族以及不同文化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甘肃简牍博物馆整理研究部主任肖从礼说。

于1987年发现的敦煌悬泉置遗址,是迄今中国发现并保存最完整、出土文物最多的汉代驿置机构。在悬泉置汉简中,可找到楼兰、且末、乌孙等数十个西域国家使者途经悬泉置的“印迹”。譬如,汉简《龟兹王夫妇留置悬泉置》中就记载,为接待龟兹王夫妇,汉廷在悬泉置布置了“八尺床卧一张,早若青帷”等生活物品。



2023年5月20日,在荆州文保中心,修复人员查看修复完成的简牍。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摄

汉武帝之前,以云贵高原为中心的西南夷地区有滇、夜郎等数十个乃至上百个部族或所谓的古国,创造了高度发达且独具特色的青铜文明。汉武帝时期在云南设益州郡,是当地社会发展上的一个重大事件。由此,当地进入到汉代中央王朝的政治版图。

河内所出土的简牍有滇国、滇相、滇丞、滇廷等古滇国职官和官署的记录,表明汉朝派专门官员对其进行管理。陈伟表示,汉朝设置益州郡后,将文书、职官、户口、赋役、法律制度等系统地扩展到云南地区,开展有效治理,为开发西南边疆、建立和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在中国,不同民族和地域为中华文明的发展贡献了独特的文化元素,各民族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交融。

各地习俗不同,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语书》,利用律令加以统一;《日书》中的《秦楚月名对照表》则将秦地与楚地的月份名称一一对照,让人一目了然。专家认为,这应是在秦统一后,特意编制此类手册,让原属不同文化和习俗圈的民众便于沟通。

随着释读和研究的深入,简牍作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更加凸显。梳理各地出土的汉代简牍不难发现,“汉承秦制”。作为统一的王朝,汉朝延续发展秦朝治理体系,无论是长江、黄河流域,还是西北地区、西南边疆,各地的职官制度、户籍制度以及文化典籍流传等基本趋同。这说明,在设置郡县、纳入王朝体制的地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演进趋势明显。

如今,简牍中蕴藏的文化密码不断被破译,人们可以从其中探寻中华文明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历史依据,更可从其中深切感悟文化归属与自信。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

读纸还是读屏,今天你读书了吗?

清晨7:08,上班族小齐准时踏上开往宋家庄方向的北京地铁5号线,点开阅读软件,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通勤的近一小时中,她读完了《山河故人》最后几章,随后走出地铁站,踏进春光里。

今天,你还读书吗?第20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22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4.78本,人均电子书阅读量3.33本,均较上年有所提升。

纸张还是屏幕?数字时代的追问,折射出当今人们阅读选择和生活方式的多元。

最开始,小齐读的是纸质书,那给她一种“物理上的成就感”。后来,因为地铁上太拥挤,小齐购入轻薄的电子阅读器。再后来,不爱背包的她选择在手机上看电子书。

在北京大学从事基层传播和新闻社会史研究的学者张慧瑜,则至今保留着逛书店、买纸质书的爱好。

走进他的办公室,映入眼帘的,是铺天盖地的书——从脚边“生根”,与天花板“亲吻”。藤萝掩映之中,书橱充当隔断,这里是学者阅读、研究的一片天地。

书卷多情似故人,当选择渐趋多元,书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春日夜晚,山西太原的退休工程师程爱琴的思绪,随有声书播讲者的娓娓讲述,来到遥远的西部——“又记得在夏牧场上,下午的阳光浓稠沉重……”程爱琴感觉,虽然是听书,但拓宽了眼界,也获得一种日常的纾解和陪伴。

一位从事历史学研究的博士生说,他特别喜欢买旧书,“通过页边的批注同几十年前的读者共读,这种跨时空的共鸣让我心生感动。”

2020年9月,硕士研究生秋鹏在张慧瑜首次开设的传播理论课上接过一本小说,作为课堂报告的奖励,“后来每次上课我都充满期待,今天慧瑜老师又带来什么书?”

在张慧瑜看来,书作为一种精神联结和意义传承,魅力始终未减。“书籍是对知识系统性的归纳收集。即便向电子书、有声书不断衍生,这一集合形式没有改变。”张慧瑜说。

重情怀还是要市场,实体书店生存之道何在?

今年是复旦旧书店营业的第24年。店主张强介绍,店里平均每天能卖出约三百本书。

一家体量不大的书店为什么能有这样的销量?张强分析,一个原因是价格。“我们绝大部分书,无论放到哪个平台都相对便宜。”而具体到店主能力的,是收书时对价格的平衡把控,不能太贵,也不能太便宜,这样才能让书店长期运转。

2023年,实体书店的市场份额在图书销售中进一步降至11.93%,但仍仍有新书店不断开张,并找到了生存之道。例如,2023年2月,在上海陆家嘴诞生的混知书店,店主是畅销书“半小时漫画”系列的作者混知团队。

书店开业刚满一年,已经接近盈亏平衡点。“我们的生存之道就是让顾客进来逛两圈便能掌握知识。”混知文化联合创始人罗润渊说。

混知书店有项独家活动备受好评——由“半小时漫画”主创团队带领客人们画知识,让大家学知识的同时,习得知识可视化的方法。此外,书店还在探索“混知+城市共创”,与地方合作,用漫画讲述城市知识,展示到书店中。今年3月底,北京中关村大街上,风入松书店的重开业吸引了众多爱书人的视线。

1995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王炜联合一批学者创办风入松书店,并将其打造成“京城文化坐标”。2011年,迫于经营情况,风入松停止营业。

13年过去,风入松因何“重生”?书店主理人丁永勤告诉记者,风入松的重启更多是出于情怀。一位受益于老“风入松”的北大校友,创业成功后,抱着感恩之心发起了书店的重启。

老店新开,传奇续写。风入松的“重生”像一则寓言,告诉人们,美好之物终有后续。被唱衰了十多年,实体书店没被电商打垮,也没被时代淘汰。“如果给现在的实体书店找一个主题词,我认为‘创新’。”百道新出版研究院院长程三国说。他认为,中国实体书店经历了只卖书的1.0时代和融入咖啡、文创等业态的“书店+”2.0时代,已经迈进探索更多可能性的3.0时代。

打卡地标还是文化殿堂,图书馆变了吗?

周六清晨,中国国家图书馆。家住附近的刘先生带着电脑,早早加入等待入馆的读者队伍。

在周末抽出半天时间来国家图书馆阅读,是刘先生坚持多年的习惯:“家里也挺安静,但我更愿意来图书馆。这里有一种氛围,可以让我更好地沉静下来。”

这里没有高墙、不设院门、无需预约,只要你愿意来,随时都可以走进,用最低的成本去接近“高尚的灵魂”。

青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研读《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等书籍;年轻的沈从文曾在京师图书馆刻苦自学,通过广泛阅读,不断汲取文学养分;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里,曹禺写出了经典剧作《雷雨》……

近代以来,图书馆作为知识启蒙、传播思想、孕育文明的重要场所,从中走出了一位位名人大家,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记忆。

时至今日,人们依然活跃在图书馆里,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与图书馆相遇。这正是图书馆特有的魅力——一方承载着“传承文明、服务社会”初心和追求的空间。

这份发源于图书馆的美好,传递到了祖国最南端的学校——海南省三沙市永兴学校。

学校在学生上课、吃饭、活动的区域沿线打造了“流动式图书馆”,在图书角、图书吧、阅读小屋、儿童之家、亲子阅读之家等阅读场所,放置了8000多册图书和电子绘本,学校旁边的三沙市图书馆也免费向学生开放,



4月23日,世界读书日。读书,是亘古不变又常谈常新的话题。有人靠读书改变了命运,有人因读书让生命变得辽阔,有人由读书奔向“诗和远方”,有人在书中获得了幸福和力量……今天,我们选择五个问题,与你探讨关于读书的那些事。



4月23日,市民在南京锦创书城读书休闲。新华社发(张梦摄)

让孩子们随时随地有书可读。阅读,浸润幼小心灵,孩子们学到知识,学会了思考与表达。今天,图书馆早已突破了校园的局限。数据显示,我国公共图书馆数量从1949年的55个增加到2022年末的3303个。

广内街道公共图书馆坐落在北京胡同里一个宁静的角落。在这个占地约600平方米的图书馆里,有各类图书5万多册,是社区的文化空间。

“去年前10个月办了3800多张读者卡,今年仅前3个月,就借出1.2万多册图书。”图书馆馆长任艾介绍,图书馆还定期举办科普讲座和非遗手工体验课。未来,她希望能为读者提供更大的空间,更智能的服务、更丰富的文化活动,让图书馆触手可及。

我还不是读我,如何重新定义阅读?

“人生最大的智慧是放过自己,这是我从苏东坡身上得到的启发。”镜头前的吴敏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苏轼等历史人物娓娓道来。

从电台主持人转型自媒体博主,她的个人IP“意公子”已在全网收获超3000万粉丝,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传播者。

数字化时代,阅读的定义也被泛化。阅读对象不仅是印刷品,更是文本、视频、音频等多种形态的集合。不少人认为,刷知识性短视频也是一种阅读。

“历史里藏着万事万物运转的规律,要怎样读历史,才能为我所用呢……”“90后”女生都靓在镜头前,向观众介绍着“二十四史”。社交平台上,不少人像都靓一样,通过短视频介绍书籍,被网友称为“读书博主”。

他们的出现,一方面降低了知识门槛,另一方面也适应现代人快捷生活节奏,能用较短时间了解感兴趣的领域。

机构调查发现,在Z世代读者眼中,泛阅读和严肃阅读的边界已经消解。“00后”喜爱的书籍中,网文小说位列第一。许多年轻人在阅读以后,产生了写作的想法,甚至走上了全职创作网络小说之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底,网络小说兼职作者规模达2405万,作品数量3620万部。

有学者指出,由浅阅读、泛阅读走向深阅读,是培养年轻人阅读习惯的重要议题。“纸质阅读并没有被取代,抽象性的文字阅读对于青少年的认知成长十分重要。”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这样认为。

“意公子”表示,尽管数字化阅读已成趋势,但她还是更享受纸质书阅读,包括纸张的翻阅感,以及随时用笔记录感受。

束之高阁走向大众,古籍何以“活”起来?

在某平台自营的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官方旗舰店上,王国维辑校《竹书纪年》位居销量榜首,单价10元,好评如潮。书友留言:“普通读者通过这种方式直面古籍,获得启迪,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古籍数字化,让实体书爱好者获得充足供给,也为线上阅读开启方便之门。

《永乐大典》高清影像数据库(第一辑)在古籍数字化平台“识典古籍”正式上线,免费面向公众开放,曾囿于深宫的厚重典籍,成为了百姓触手可及的文化食粮。

从“一册在手”到“一屏万卷”,对学者来说,缩短了学术成果的生产周期,深刻改变了研究范式与思维方式;于读者而言,在翻过时光而来的智者叮咛中,以更广阔视角,看待其身、此生和世界。

康熙十六年,京师。“你”初入钦天监天文科。观象台上,“你”站在南怀仁身边,斗转星移间,你们共同将各星图连接,四象圣兽依次浮现在眼前。

这是玩家能在线上超现实体验项目《古籍寻游记》第二部《明清档案:钦天监南怀仁题本》中体验到的“穿越”。

虚拟现实、数字展厅、智慧讲解……新技术越来越广泛应用于博物馆,古籍“走进”人间,人们“步入”古籍。

出门旅行,《黄山志》摇身一变成为绝佳的旅行指南;《食医心鉴》等传统食谱成为店家的特色宝典;《古今碑帖集成》《芥子园画谱》中的审美元素,融入文创纪念品而成为游客首选。

“传统古籍所表征的‘知识仓库’正以各类‘金蝉脱壳’的方式进入现代社会,实现新的扬弃。”故宫古籍保护鉴定专家翁连溪表示,只有吸引更多年轻人了解古籍、爱上古籍,才能让古老的中华文化充满新的生命力。

“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中华典籍千年一脉,生生不息。

无论阅读形式如何更迭,无论阅读时空怎样变幻,“开卷有益”永不过时。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



4月23日,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第五幼儿园的老师带领小朋友在校内阅读。新华社发(胡攀学摄)